

畫
論
叢
刊

九

竹譜

元息齋道人薊丘李衍述

是編依佩文齋本與畫苑補益本、百川學海本互校。百川本及佩文齋本均無序文，依畫苑本補入。又佩文齋本墨竹譜一篇，即畫苑本管道昇墨竹譜，此不另立管著。又案知不足齋本爲七卷，除第一卷外，餘均與畫學無關，故只依佩文齋本排印。

自序

予昔見人畫竹，嘗從旁窺其筆法，始若可喜，旋覺不類，輒歎息捨去，不欲觀之矣。如是者凡數十輩，後得澹游先生所畫，迥然不同，遂願學焉。已而遡求其源，澹游本學於乃翁黃華老人，老人學文湖州之名，二老遺墨，皆未之見。後從喬仲山秘書觀黃華橫幅，一枝數葉，倚石蒼蒼，疑澹游差不逮也。甚欲取以爲法，而無自得之。或云：「黃華雖宗文，每燈下照竹枝摸影寫真，宜異乎常人之爲者。澹游特括讀父書而已，不必學也。」予深以爲然。又念東坡、山谷二公，泊宋、金兩朝名士，讚美文湖州之筆與造物比，尤以不即快覩爲恨。至元乙酉來錢塘，始見十餘本，皆無足起予者，妄謂蘇、黃之評，幾於私其交親，後賢未免隨聲附和，要當以黃華、澹游定優劣耳。邂逅友人王子慶，極談茲事，子慶曰：「君殆未見真蹟，前輩不輕

推許也。」予曰：「近屢見之矣。大書題識，寧盡僞耶？」子慶曰：「非僞而何？」予茫然自失，猶疑子慶立論之偏，漫詰之曰：「若嘗見中州黃華老人所作乎？」子慶曰：「黃華之作吾固未見，湖州之作，君又未之見也，何能與君決是非？府史某人者，藏本甚真，明日借來，以自定其品第，可乎？」越宿，子慶果攜過予，則一幅五挺，濃淡相依，枝葉間錯，折旋向背，各具姿態，曲盡生意，如坐渭川、淇水間。方以前輩議論爲無愧，黃華誠有取乎此，而照影之語未詳。自悔聞見寡陋，若子慶之博識不可及也。屬以善價致之，猶靳用油紙臨摹，持歸維揚。明年四月重來，或出此見售，遂酬以二十五券，欣然慰滿平生矣。自是連得三本，悉棄故習，壹意師之。日纍月積，頗似悟解。好事者往往徵索，流播漸廣，謬相肯可。獨鮮于伯幾父謂「以墨寫竹清矣，未若傳其本色之爲清且真也」，強予用墨竹法，加青綠畫成，雖粗可觀，終非合作。將復討論其說，而俗工咸不足問。追尋近古得王右丞開元石刻，屢經摹

勒失真。又得蕭協律筍竹圖，絹素糜潰，筆蹤慘淡，方謀對本臨做。偶故人劉伯常過予曰：「吾舊藏李頗叢竹圖已久，知君酷好，輟以爲贈。」二圖俱宣和故物，而頗尤專美，後來無出其右者。於是又得畫竹法。蓋自唐王右丞、蕭協律、僧夢休、南唐李頗、宋黃筌父子、崔白兄弟及吳元瑜，以竹名家者纔數人，右丞妙蹟，世罕其傳，協律雖傳，昏腐莫辨，夢休疎放，流而不反，自屬方外，黃氏神而不似，崔、吳似而不神，惟李頗似神兼足，法度該備，所謂「懸衡衆表，龜鑑將來」者也。墨竹亦起於唐，而源流未審。舊說五代李氏描窗影，衆始倣之。黃太史疑出於吳道子。畫評云：「寫竹於古無傳，自沙門元靄及唐希雅、董羽輩，始爲之倡。」舊說郭崇韜夫人李氏，月夜模影竹牕，是後往往有效之者。廣畫集載孫位松石墨竹。又成都大慈寺灌頂院有張立墨竹畫壁。孫、張皆晚唐人，蜀中皆有墨竹，乃知非元靄輩倡始，亦不始於李夫人也。山谷黃太史云：「墨竹起於近代，不知其所師承。初吳道子作畫，竹加丹青，已極形似。意墨竹之師，近出於此。」此論宜有所據，故敢取以爲證云。迨至宋朝，作者寢盛。文湖州最後出，不異杲日升空，燭火俱

息，黃鍾一振，瓦釜失聲，英雄俊偉如蘇公，猶終身北面，世之人苟欲游心藝圃之妙，可不知所法則乎？畫竹師李，墨竹師文，刻鵠類鶩，予知愧矣！幸際熙朝，文物興起，生輦轂之下，齒薦紳之列，薄宦驅馳，辱徧交賢士大夫，講聞稍詳。且竭餘力，求購數年，於墨竹始見黃華老人。又十年，始見文湖州。又三年，於畫竹始見蕭、李。得之如此其難也！彼窮居僻學，當何如耶？退唯嗜好迂疎，久乃彌篤，天成其志，行役萬餘里，登會稽，歷吳、楚，踰閩、嶠，東南山川林藪，游涉殆盡。所至非此君者，無以寓目。凡其族屬支庶，形色情狀，生聚榮枯，老稚優劣，窮諷熟察，曾不一致。往歲仗國威靈，遠使交趾，深入竹鄉，究觀詭異之產，於焉辨析疑似，區別品彙，不敢盡信紙上語。焦心苦思，參訂比擬，嗒忘予之與竹，自謂略見古人用意妙處。求一藝之精，信不易矣。詞賦爲雕篆，必非壯夫；爾雅註蟲魚，安能磊落？區區繪事之末，固應獻笑大方之家，以予夙性，好之樂之，積習成癖，尚恐世有與予同病

者。去古浸遠，未得其傳，悉取李頗、文湖州兩家成法，寫予疇昔用力而得之者，與夫命意位置、落筆避忌之類，一一詳疎卷端，無所隱祕，庶幾後之君子，一覽靡遺憾焉。

竹譜

元息齋道人蘄丘李衍述

畫竹譜

文湖州授東坡訣云：「竹之始生，一寸之萌耳，而節葉具焉。自蝸腹蛇蚶至於劍拔十尋者，生而有之也。今畫竹者乃節節而爲之，葉葉而累之，豈復有竹乎？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，執筆熟視，乃見其所欲畫者，急起從之振筆，直遂以追其所見，如兔起鶻落，少縱則逝矣。」坡云：「與可之教予如此，予不能然也。夫既心識所以然而不能然者，內外不一，心手不相應，不學之過也。」且坡公尚以爲不能然者，不學之過，況後之人乎？人徒知畫竹者不在節節而爲，葉葉而累，抑不思胸中成竹從何而來，慕遠貪高，踰級躓等，放弛情性，東抹西塗，便爲脫去翰墨蹊徑，得乎自然。故當一節一葉，措

意於法度之中，時習不倦，真積力久，至於無學，自信胸中真有成竹，而後可以振筆，直遂以追其所見也。不然，徒執筆熟視，將何所見而追之耶？苟能就規矩繩墨，則自無瑕類，何患乎不至哉？縱失於拘，久之猶可達於規矩繩墨之外。若遽放逸，則恐不復可入於規矩繩墨，而無所成矣。故學者必自法度中來始得之。畫竹之法，一位置，二描墨，三承染，四設色，五籠套。五事殫備，而後成竹。粘幀礬絹，本非畫事，苟不得法，雖筆精墨妙，將無所施，故併附見於此。

粘幀先須將幀幹放慢靠牆壁，頓立平穩，熟煮稠麵糊，用椀刷刷上。看照絹邊絲縷正當，先貼上邊。再看右邊絲縷正當，然後貼上。次左邊，亦如之。仍勿動，直待乾徹，用木楔楔緊，將下一邊用針線密縫箭杆許一杖子，次用麻索網羅紮緊，然後上礬，畢，仍再緊之。

礬絹不可用明膠，其性太緊，絹素不能常久則破裂，須紫色膠爲妙。春、

秋隔宿用溫水浸膠，封蓋，勿令塵土得人。明日再入沸湯調開，勿使見火，見火則膠光出於絹上矣。夏月則不須隔宿，冬月則浸二日方開。別用淨磁器注水，將明淨白礬研水中，嘗之舌上，微澀便可，太過則絹澀難落墨。仍看絹素多少，斟酌前項浸開膠礬水，相對合得如淡蜜水微溫黃色爲度。若夏月膠性差慢頗多，亦不妨再用稀絹濾過，用刷上絹，陰乾後落墨。近年有一種油絲絹并藥粉絹，先須用熱皂莢水刷過，候乾依前上礬。

一位置。須看絹幅寬窄橫豎，可容幾竿，根梢向背，枝葉遠近，或榮或枯，及土坡水口，地面高下厚薄，自意先定，然後用朽子朽下。再看得不可意，且勿着筆，再審看改。朽得可意，方始落墨，庶無後悔。然畫家自來位置爲最難，蓋凡人情尚好才品，各各不同，所以雖父子至親，亦不能授受，況筆舌之間，豈能盡之？惟畫法所忌，不可不知。所謂衝天撞地、偏重偏輕、對節排竿、鼓架勝眼、前枝後葉，此爲十病，斷不可犯。餘當各從己意。

衝天撞地者，謂梢至絹頭，根至絹末，阨塞填滿者。偏輕偏重者，謂左右枝葉，一邊偏多，一邊偏少，不停趁者。對節者，謂各竿節節相對。排竿者，謂各竿勻排如窗櫺。鼓架者，謂中一竿直，左右兩竿交叉如鼓架者。勝眼者，謂四竿左右兩兩相差勻停〔一〕，中間如方勝眼者。前枝後葉者，謂枝在前葉却在後，或枝葉俱生在前俱生在後者。

〔一〕校訂按，原無「兩兩」二字，據四庫本補。

二描墨。握筆時澄心靜慮，意在筆先，神思專一，不雜不亂，然後落筆。須要圓勁快利。仍不可太速，速則失勢；亦不可太緩，緩則癡濁；復不可太肥，肥則俗惡；又不可太瘦，瘦則枯弱。起落有準的，來去有逆順，不可不察也。如描葉則勁利中求柔和，描竿則婉媚中求剛正，描節則分斷處要連屬，描枝則柔和中要骨力。詳審四時榮枯老嫩，隨意下筆，自然枝葉活動，生意具足。若待設色而後成竹，則無復有畫矣。

三承染。最是緊要處，須分別淺深翻正濃淡。用水筆破開時，忌見痕跡，要如一段生成。發揮畫筆之功，全在於此。若不加意，稍有差池，即前功俱廢矣。法用番中青黛，或福建螺青，放蓋內入稠膠殺開，慢火上焙乾，再用指面旋點清水，隨點隨殺。不厭多時，愈殺則愈明淨。看得水脈着中，蘸筆承染。嫩葉則淡染，老葉則濃染，枝節間深處則濃染，淺處則淡染，更在臨時相度輕重。

四設色。須用上好石綠，如法人清膠水研淘，作分五等。除頭綠粗惡不堪用外，一綠三綠，染葉面。色淡者名枝條綠，染葉背及枝幹。更下一等極淡者名綠花，亦可用染葉背枝幹。如初破籜新竹，須用三綠。染節下粉白用石青花，染老竹用藤黃，染枯竹枝幹及葉梢筍籜皆土黃，染筍籜上斑花及葉梢上水痕用檀色點染。此其大略也。若夫對合淺深，斟酌輕重，更在臨時。

調綠之法，先人稠膠研勻，別煎槐花水，相輕重和調得所，依法濡筆，須

輕薄塗抹，不要重厚及有痕迹，亦須嵌墨道遏截，勿使出入不齊，尤不可露白。若遇夜，則將綠盞以淨水出膠了放乾，明日更依前調用。若只如此，經宿則不可用矣。

五籠套。此是畫之結裏，尤須縝密。候設色乾了，仔細看得，無缺空漏落處，用乾布淨巾着力拂拭，恐有色脫落處，隨便補治勻好。除葉背外，皆用草汁籠套，葉背只用澹藤黃籠套。

草汁之法，先將好藤黃浸開，却用殺開螺青汁，看深淺對合調勻使用。若隔夜則不堪用，若暑月則半日即不堪用矣。

墨竹譜

說郭作管道昇撰

墨竹位置，一如畫竹法。但幹、節、枝、葉四者，若不由規矩，徒費工夫，終不能成畫矣。凡濡墨有深淺，下筆有重輕，逆順往來，須知去就，濃淡粗細，便見榮枯，乃要葉葉着枝，枝枝着節。山谷云：「生枝不應節，亂葉無所

歸。」須一筆筆有生意，一面面得自然，四面團團（一），枝葉活動，方爲成竹。然古今作者雖多，得其門者或寡。不失之於簡略，則失之於繁雜。或根幹頗佳而枝葉謬誤，或位置稍當而向背乖方，或葉似刀截，或身如板束，粗俗狼藉，不可勝言。其間縱有稍異常流，僅能盡美，至於盡善，良恐未暇。獨文湖州挺天縱之才，比生知之聖，筆如神助，妙合天成，馳騁於法度之中，逍遙於塵垢之外，縱心所欲，不踰準繩。故一依其法，布列成圖，庶後之學者，不陷於俗惡，知所當務焉。

〔一〕校訂按，「團」原作「樂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一畫竿。若只畫一二竿，則墨色且得從便。若三竿之上，前者色濃，後者漸淡。若一色，則不能分別前後矣。然後梢至根，雖一節節畫下，要筆意貫穿，梢頭節短，漸漸放長，比至節根，漸漸放短。每竿須要墨色勻停，行筆平直，兩邊如界，自然圓正。若擁腫偏邪，墨色不勻，間粗間細，間枯間濃，及

節空勻長勻短，皆文法所忌^(一)，斷不可犯。頗見世俗用蒲絰槐皮，或疊紙濡墨，畫竿無問根梢，一樣粗細，又且板平，全無圓意，但堪發笑。學者切忌，不宜倣效。

〔一〕校訂按：「文」四庫本作「筆」。

二畫節。立竿既定，畫節爲最難。上一節要覆蓋下一節，下一節要承接上一節，中間雖是斷離，却要有連屬意。上一筆兩頭放起，中間落下，如月少彎，則便見一竿圓混。下一筆看上筆，意趣承接不差，自然有連屬意。不可齊大，不可齊小。齊大則如旋環，齊小則如墨板。不可太彎，不可太遠。太彎則如骨節，太遠則不相連屬，無復生意矣。

三畫枝。各有名目：生葉處謂之丁香頭，相合處謂之雀爪，直枝謂之釵股，從外畫入謂之塚疊，從裏畫出謂之迸跳。下筆須要遒健圓勁，生意連綿，行筆疾速，不可遲緩。老枝則挺然而起，節大而枯瘦；嫩枝則和柔而婉

順，節小而肥滑。葉多則枝覆，葉少則枝昂。風枝雨枝，觸類而長，亦在臨時轉變，不可拘於一律也。尹、白、鄆、王，隨枝畫斷節，既非文法，今不敢取。

四畫葉。下筆要勁利，實按而虛起，一抹便過，少遲留則鈍厚不鈔利矣。然寫竹者此爲最難，虧此一功，則不復爲墨竹矣。法有所忌，學者當知。粗忌似桃，細忌似柳，一忌孤生，二忌並立，三忌如叉，四忌如井，五忌如手指及似蜻蜓。翻正向背，轉側低昂，雨打風翻，各有態度，不可一例抹去，如染皂絹無異也。

竹態譜

凡欲畫竹者，先須知其名目，識其態度，然後方論下筆之法。如散生之竹，竿下謂之蠶頭。蠶頭下正根謂之筍，又名笏。旁引者謂之邊，或謂之鞭。節間乳贅而生者，謂之須。旁根生時，謂之行邊。邊根出筍，謂之僞筍，又名二筍。叢生之竹，根外出者，謂之蟬肚根；竹下插土者，謂之鑽地根。凡竹